

大治 朱 燕璞丞氏著

茗麓迂叟詩文集

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八治 朱燕璞丞氏著

茗麓迂叟詩文集

天马图书有限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開本：三十二開

印張：十

印數：一千

定價：六元

出版時間：二〇〇二年九月

序一

猿狖之俗，气激而行暴，衣冠之俗，志端而行谨，其质也惟情为极致，其文也惟性为本，然苟调剂於一文一质之所偏。善言物变者，往往主乎实际。而彼之浮荡虚伪，动贻世诟者，固亦宜已。三千余年以来，成败交乘於俄顷，殆无役不自吾楚始举，海内风靡景从。率皆激暴以创之，端谨以成之焉，岂非文质相嬗之故欤。第吾楚山河奥夷深阻，吐纳万有，民弗己私，泱泱然志气之所独迈也，悱惻窈窕，发情而止性，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可以经，可以行权，斯又南方之强，矫矫为君子尔，故有周亡殷，先民走保夔巫延息高箐丛荆中，仍秉其立国之遗模，渐生大与新兴者争持不自稍屈，而其间蓬启疆左史倚相，以及屈原宋玉，或涉足荒朝，或危躬季世，胥彬彬文辞，哀思雅抱，未闻有激暴者，虽偶见白公推刃，亦切痛彼父仇，即若伍员苗贲皇等，各有极人世难堪之境，而论之者终得以原其心，渔父芦中之歌声，无乃情性之

至乎。德衰叹自接與亡秦謠自南公，以之視离骚二十五篇，殆且意同一轍矣，遂乃明陈涉项羽之覆秦，庄跻之王滇，吾楚之涵濡累世，忽一旦而义旗先举，初不必问，元清近事，所谓端谨收激暴之末局，非情挚性笃者又孰能使之哉。夫感物而动者情也，情不禁而长言咏叹者声音之发也，声既形者有以应，则变生调协谓之比音，究不免於哀乐喜怒，敬爱之差异，恰所谓性之未发，但在此将发未发之际，心且为之宰以正厥思，然后知情性密勿而诗教立其间已。更然后知诗亡春秋作一语，旨尤以情与性戾，声不成文为断，悦春也鸟，悲秋也虫，微物率性以畅情而生，人之五音凌乱，奚云中声之有耶，世作春秋，物至心役，几将尽。血气之伦皆化物焉，噫，不亦悲欤，不亦悲欤。吾之爱重吾楚者，动辄情不纵性不偷，试言乎诗，楚之风允有难企及者。吾尝与罗田王青垞先生论楚诗人，历隋唐而降，极于明清，其能本情性以持流变，言之成方超凡习滥格陈语，茆标遐矗者甚眇，楚北则公安三袁，或庶几焉。彼汉

有游女貞也，蒙羞被好淫也，貞淫之極情曾必納軌，本性是違，而漢魏大隄之曲，倚市之歌，可以覲俗也，項羽不文，而垓下奈何難已，適欲伸其鬱結，亦惟情性所使然，姑挈夫仇孟愴慷歌并觀之，末處則突將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一句，綴出情性深至。為血淚，蓋其氣力直將垓下相等，職是而言，昔先正之楚詩佩各選本，惜乎，僅為他姓子孫叙宗譜派別，迄不揭吾楚之潛光，先生頗首肯。吾於是更敢蔽之以一言，至情至性之文辭，不分其有韻無韻，民氣豈必曰雄，只深厚而已矣，民志豈必曰遠，只正大而已矣，則激暴之迹，維何，端謹之趣維何，若而沈思精繹之，詩教之所以不泯絕於吾楚，吾楚之所以為泱泱大風死乎為情性而死爾，權者反乎經為情性而行爾，噫，南方之強乃如是。比者海內多事，倏弛倏張，蟄居一叟，遣辭未廢，黃茅白苇，時接聲咳，大冶朱君祐亭，承窺且夕，固君子人也，一日出示其令大父璞丞先生詩稿，為肅展誦，發情止性，文質映美，楚風之表也，每見祐亭言行端謹可與

交，其平生之服膺家学，复孰谓不然耶，诗也者思也，诗也者持也，抚其既往而能思，临其当前而能持，感诸物形诸声，万变一应，五音相引，可想其吟咏俯仰间，赖自有悱惻窈窕之隐，爰胎息於温柔敦厚之教，而追步於吾楚之所以立於海内之故哉，闻先生为张濂亭先生甥，先生亲炙其道德文章，可以创，可以成，可以持，可以立，胥硕儒俱兴矣。如嗣艾老朽矜念聊藉之以抒陈原始、逝者如可作也，其亦许我否欤。时庚寅冬十一月后学汉阳黄嗣艾谨撰

序二

朱君祐亭，哀其先祖璞丞公所著诗文集若干卷以视余，悄然曰：遭时丧乱，家藏荡尽，惟此书岿然独存，余惧其久而湮没也，敢请为最录之言，将梓行焉。余再拜受而读之，盖公为张濂亭先生之甥，而从其学古文诗辞者也，在清中季，濂亭以閎文系众望，俯视姚梅，上窥班马，当时名儒，如吴挚甫、黎纯斋辈，皆交相质疑，至誉之为今之孙扬，天下士子争执贄造，门下问文法，得其片言，莫不珍若拱璧以去。可谓盛矣，公既亲承馨歆，浸渍尤深，故其文言厉而气劲，纯乎自然，无疑涩俚诡强附之词，盖能大其军而侈其传者，虽然文者外之形耳，公之善继其师者，顾不在此。濂亭抱道自豎，不求荣进，殫毕生之力，一意搏精其学，举凡穷通得丧，愉戚寒饥温饱，皆视为扰扰。一旦暮之事，不足以撓其心。故焯然有以自异。公则家无儋石，环堵萧然，蹭蹬屯邈，终不得少行其志，而处之泰然。日讴吟斗室中，成而上比与古为徒，

优焉游焉。以穷其老。似天下无以易此乐者。其胸怀惇泊。笃信固守。为何如耶。此公之文之所以不可及也欤。若夫世之为学者。岂足以语此。势物眩其外。爱恶攻其内。瞽然而神驰。矻然而中无主。日饰羽以求自媒。乃蹇淹剿说。东云一鳞。西云一爪。丝联而胶结之。朝成篇而夕刊行。焉曰将以传诸不朽也。乌乎。沟浚之水而欲其流千里不亦艰乎。吾闻之韩子曰。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。又曰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。然则公之文虽不显於一时。终必传诸后世无疑也。阙之所以发之。迟之所以久之。祐亭又何戚戚为。

前众议院议员国务院参议广济饶汉秘校文敬撰。

序 三

(诗稿初集序)

大治朱璣丞姻丈，为濂亭先生甥，又从其研习诗文及书法者也。濂亭以古文辞鸣同光间，睥睨归方、刘、姚，力追子长孟坚。书诣有定评，南海康氏所称，尤熟在人口矣。其遗诗哲嗣会叔观察，续刻濂亭文集时，亦辑成若干卷梓行。顾喜精老杜。曩在清江浦，燕於会叔处，得见先生手书盈尺，诗学杜五律，因以知其微尚焉。予避地施南，时与祐亭世兄过从，见其以濂亭书体，写遗山近体多首，盖见祖庭遗墨，从而覆摹之者。因又知姻丈诗，别有微契，特未睹自为诗文耳。乱定回汉，屡向祐亭乞得丈诗文遗稿遍读之，古文辞极得濂亭义法，且别有独到处，诗七律固近遗山，古体更取法乎上，惜匆匆数过即璧还，近顷祐亭出视最初诗稿一帙，系以濂亭行楷手加圈识，开卷杂诗学稽叔夜者，以后学陶学骚选不惟袭貌且得神理，学金好问之中州集，亦能遗貌取神，遂怱愿祐亭，先以油印分致友好，再谋付梓。甫浹旬竣事，促

为序弁首，爰推本家学渊源。兼述印此诗缘起如此。遗稿别有文自写定中年以后诗稿及古文辞数本。祔亭矢愿一气印成，则以此作为先声嚆引，待次第观成焉。

丁亥仲秋姻后学晚清举人前湖北省政府简任秘书陈廷英豫生甫

家 传

先生朱姓，讳燕，字璞丞。痴憨子其别号也。晚年又自号茗麓迂叟。世业儒，考琴舫邑之名诸生。生母氏张，寿昌濂亭先生之胞姊也。吾族世居大冶西偏。垂四百年，宗支繁衍，甲於全邑，自明迄清，由通籍而登仕版者代不乏人。先生少时，琴舫公即世。母亲教之，能自伤其孤，悲泣力学，九岁能属文，既长读书精识玄解。得圣人深意，多所论列，甫冠游於庠，旋补廩膳生。候选训导，连试棘闱，膺堂备房荐者十数，卒不得售。先生参透逆亿命数之理。无介於怀。清光绪戊寅岁，从游舅氏濂亭先生於金陵凤池书院。舅氏以古文名天下，受知于曾文正公。先生日侍其侧，得于经史诸子百家传记之书。靡所不窥。重慕舅氏所以事文正公者，以事舅氏。舅氏亦以先生日进於古，倍加器许。是时从濂亭先生游者，若泰兴朱曼君、通州范肯堂、张季直皆高第，又皆一时名隽，先生日与诸君子砥砺浸润。金谓酷肖其舅也，迨

舅氏调主西安莲池书院时，先生以亲老道远，弗克侍从，归而授徒於乡，远近士子，仰慕风声，载贄负笈而来从，先生蚤夜孜孜循诱无倦，遇生徒品质，优异与寒畯者，尤必力劝之学，至助其膏火，於是缙绅之家，闾閻之族，欲延西席者，闻先生之风，争相币聘。先生一以礼义为去就，苟非礼义之家，虽重聘无往焉。当时寿昌大治暨江夏兴国诸邑，猎巍科擢显宦者，大半出於先生之门，声名藉甚。先生为人志尚夷简，内行峭洁，风标清粹，接物恬和，其环意琦诣，足以矫俗而扶世，尝谓文者气也。君子之气正。众人之气随行之於身而正者，然后为文。故必见诸行。行不正则言无以信於世。故先生之诗文，严劲简古，凌厉雄奇。卓然一出於己。自成法度，而使学者味其旨趣，得所矜式，拳拳而敬服之。宗邨中咸取则焉，映清窃尝为先生惜者。特局促乎乡閭。株守乎铅槧。与当世名公巨卿绝少交游。致怀瑾握瑜之彦，湮没而不彰，抑塞磊落之才，沈沦而莫展。此与古之贤人文章憎命。槁项黄馘老死於牖

下者何以异。欧阳公之论曰，必穷而后工，映清颇不谓然。夫杜氏之写乱离，苏子之託仙佛，盖不得已耳，使二人生於周召之际，有不能为雅颂者哉，先生不遇於时，犹得藉以自宽者，厥为有子良钤能文且劬於学，必能为先生驰骋名场克继其志。孰知蕊榜未登，玉楼召赋，从自先生抱痛西河百念俱隳。凡在故旧莫不为先生戚也。卒年五十有三，有遗文数十篇，遗诗数百首，藏於家，德配氏纪，事姑孝，持家整肃，邻里乡鄙无间于言，生六子，曰益曰咸，曰随曰庄，曰复曰豫，良钤其长也。女一适陈，映清忝列竹林，居同里，闻自幼及老，诗文至契，逾於籍咸，略分言情，亦师亦友，曩曾议赞助先生作筮仕计，先生笑而却之。无动於中，此其清不苟名，和不溷俗。履道而常其守，处约而得其安，尤非人所能及者也。先生卒后七年，映清归自闽峽，文孙祐亭来问字。观其舞勺而老成，笃志於学。云路难量。且其书法已得乃祖薪传。家学渊源，未堕其绪，映清为之大喜，盖先生淳德高行，固宜有后而后已繁昌矣，天

之报施其在斯乎其在斯乎，祐亭之言曰，先君绩学而早世，先祖因丧明而损年，此恨绵绵责在邈躬敢乞吾伯一言以光泉壤，而式诸后嗟乎，先生之真气自轩轩於天地间，江山相对斯人犹生，映清何足传先生，虽然能知先生之深与亲炙先生之久，莫如映清，映清又何辞焉。一诺三年，陵谷迁变，日月愈迈，更待何时，遂书此与之，民国三年甲寅族姪前清进士历任莆田漳浦县知事映清谨撰

传略

先生讳燕，号璞丞，茗麓迂叟其别号也。考琴舫邑之名诸生，生母氏张，为寿昌濂亭先生之胞姊也。先生世居治邑之西乡，为邑望族，自明迄清，由通籍而登仕版者代不乏人，先生秉性廉方，不慕荣利，品粹学纯，古风敦朴，宗邨中无不敬而厚焉，先生少劬于学，老益加笃，年甫冠即游于庠，旋以县高等补廩膳生，归部铃选训导，屡试棘闱，膺堂备房荐者数，卒不得一售其技，所谓文章憎命者非耶，先生参透逆亿命数之理，未尝一介于怀。清光绪戊寅岁，濂亭先生主讲金陵凤池书院，先生奉慈命，负笈南下，从游其舅氏濂亭先生之门。舅氏以古文名天下，受知于曾文正公，深荷倦注，先生日侍其侧，私淑薰陶，窃慕舅氏所以事文正者，以事其舅氏先生天姿明敏，颖悟异人，而又笃嗜古文，于经史诸子，以及百家传记，殚心冥追，潜探幽讨，久之渐有心得，舅氏见之深为嘉许，以为他日之造就可进于古矣。是时从濂亭先生游

者，若泰兴宋君曼君，通州范堃肯堂与张君季直，皆一时名隲，尤为濂亭先生之高第也，先生日与诸君，砥礪攻错，优游浸渍，其所学乃益进焉，论者金谓先生酷肖其舅也，迨后濂亭先生由金陵调任，主讲西安莲池书院，先生以道远，弗获从游，归而授徒于乡，乃绝意功名，澄心经史，日从事于丹铅之中，别无所嗜。先生古道照人，远近士子，有志向学者，奉为楷模，莫不载贄从游，马帐高悬，桃李盈室，先生循循善诱教诲有方，遇生徒之优秀而家贫者，尤力勸之学，至助其膏火焉，于是缙绅之家，閥阅之族，有耳先生之名者，争相币聘课其子弟，一时声名藉甚，无远弗届是以武治两色擢巍科而登显宦者，大半出於先生之门也。光緒癸巳岁，先君书城公，以翰林得官给諫，供职京都，甲午秋先君丁先王母艰，在籍守礼，特聘先生馆於家，课肇棻及仲兄肇棠，当先生来时，肇棻执弟子礼，获接颜色和霭可亲，一见而知为谦德之君子也，肇棻性本鸛拙，谬蒙先生嘉许，常以大器目之，詎意立雪程门未及三载，